

探航岛祭英烈

沈依云

郁郁葱葱、果实累累的椰树,仿佛一排排卫士守护着烈士的英灵。陵园内,三角梅怒放着,如同一颗颗鲜艳的红心在跃动。两位威武的海军战士挎着自动冲锋枪伫立在纪念碑前。纪念碑下摆满了花圈和鲜花,从挽联上可以看出祭奠的人来自祖国各地,凡到过探航岛的人没有不来烈士陵园凭吊的。

我在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前垂首默哀。无比宁静中耳边仿佛又回响起1974年1月19日西沙之战的隆隆炮声。眼前浮现出当年我国海军两艘扫

攻,直打得敌舰指挥台浓烟滚滚、摇摇欲坠,敌舰长当场毙命。最后三艘敌舰重创而逃,一艘敌舰沉入海底……四艘百吨炮艇击败四艘千吨军舰,这是何等英勇,何等无畏,这才是中华民族的血性男儿。

纪念碑后面左右两侧各横卧着9座镌刻有烈士姓名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我缓缓移动着脚步,凝视细读着18位烈士墓碑上的文字:



冯松柏烈士,湖北省黄陂县人,274艇政委,终年39岁,一等功臣;

曾端阳烈士,湖南省沅陵县茶园公社人,271艇仓段兵,终年22岁,一等功臣;

郭玉东烈士,山东济南人,389舰上士班长,终年24岁,一等功臣;

……

读着读着,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思绪纷飞。墓碑上没有烈士的照片,但可以想象这些烈士一定是英气勃发、可亲可爱的。从出生年月上看,这些烈士

直指苍天的疑问。隶书有种年代久远的渊博和不显山露水的傲气。沉静得如挽髻的仕女不言不语,你永远猜不透她的心事。

如果没有特定的场合,你几乎看不到手写的字。整齐排列的铅字铺天盖地像这个世界代码和标签,生冷刻板。而遇到手写的则温和了许多,让人看得到由心伸向指尖的柔情,还有那时的心境与气息。那种带有各自性格接近正楷的笔画不紧不慢,是内心的从容淡定;各式各样的草体间或的锋利是潜伏的勇气;用心模仿的隶书,偶尔的婉转是种自信,还有对下一笔的浓厚期待。

手写字

朱朝霞

范。那种剑眉英气的表情和与生俱来的散漫气质全都藏在那些饱满的弧线里,那一笔一画是一把帅气的长刀,或是一枚飞出去的利箭让人惊诧。笔与画的相连又是知深浅的收放自如,像完美的外交官。间或滴洒的墨点,是春风润雨的,自然而然让人心怡。与这样的字相遇,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可以是这样,又可以是那样,让你眼花缭乱渐渐心动,可终究会有一丝遗憾,因为他始终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与你只是萍水相逢。隶书是一块温润的玉,如同思绪缠了一半欲言又止,瓜藤爬了满墙的生机勃勃,又或者,他长成了一棵铿锵的树,倔强的枝干是

在年级里总是名列前茅,这真是羡慕了初出茅庐的我。方老师见状就手把手地指导我,并把编写的儿歌供我共享,热情而耐心地助我成长。

与方老师接触多了,她会在不经意间谈起爱人周大康,谈起他对自己工作的支持与帮助。于是,我知道了周大康就是圣野,知道他供职于少年儿童出版社,主持《小朋友》等儿童刊物的编辑工作。于是,我和我的学生更加喜爱《小朋友》了。

我也学着写儿歌之类的东西,还曾经得到过圣野先生的指教。

在以后的日子里,圣野先生多次应邀来我校开展和好书做朋友的活动,前来与小读者见面,播撒诗的种子。圣野是

牺牲时只有政委、副艇长等已为人夫、为人父,大部分烈士牺牲时只有20岁上下,正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之时。他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不少来自农村。他们家中都有慈祥的父母,为抚育他们成长含辛茹苦,他们身上寄托着父母的希望;他们家中还有兄弟姐妹或许还有青梅竹马、美丽善良的未婚妻,他们有着快乐的童年,曾一起长大,有着美好的憧憬,期待着未来幸福的生活。可是我们的英雄在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英勇战斗,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回想1974年1月,那时我正好高中毕业。当我在学校读到张永枚的长篇报告诗《西沙之战》时,禁不住热血沸腾。西沙之战英雄们的事迹激励我走上了服役从军之路。虽然我所在部队远在青海祁连山,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祖国西北边陲,生活工作环境十分严酷。但只要一想起西沙之战中为国捐躯的英雄,西北边疆再艰苦,也都不值一提了。英雄们长眠探航岛已经38年了,我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向每一位烈士敬了一支烟、一杯酒。可以告慰先烈们的是:如今的西沙在中国人民的耕耘下,已变得更加美丽。

傍晚时分,我们的船离开了探航岛。为留个纪念,我在海岛边滩上选拣了一块珊瑚石,珊瑚石晶莹剔透,雪白中隐现出一层浅红色,似乎是英雄鲜血浸染其中。我一拿起就再也舍不得放下。船渐行渐远,探航岛在晚霞映照下,显得金光灿烂、分外壮观。这是我们的英雄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加倍地珍惜爱护。西沙、南沙、中沙、东沙都是

转眼间,张培离开我们已将近一年了。然而,她的身影似乎一直未从大家视线中消失过。这些天重温不少她播音主持片断,心里仍有痛的感觉。

我和张培相识二十余年。那是1987年的圣诞节,我们在八仙桥附近的青年会宾馆不期而遇。那时,我刚参加完上海电视台《我们大学生》主持人大赛,并拔得头筹。刚见面,张培便热情地迎了上来,对我在大赛中的表现给予肯定与赏识。当时的我,不过是一名医科大学生,完全不懂什么叫节目主持,没想到,竟会得到前辈主持人的嘉许,真是受宠若惊。虽然那次对话只持续了短短十分钟,却为我开启一条通往成功的长长通道。

自打那次会面之后,原本不擅交际的张培利用各种人脉关系,为我寻找机会。由于她的举荐,我得以有缘入驻电台,和张培共同主持《星期戏曲广播会》。那个节目使我与俞振飞、张君秋等戏剧大师零距离接触。没过多久,电台主办“国际相声交流演播”,侯宝林、马季、侯耀文、姜昆等相声名家云集上海。像这样有影响力的大型活动对所有主持人而言,都有极大吸引力,但张培力排众议,坚持要求和我这个三十岁不到的“业余主持人”搭档。为此,还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筹备期间,她又对我悉心指导。熟悉张培的同行都知道,她对声音塑造极为考究,言语中常常有种音律感,优雅,温良,直达心扉。她认为“嗲声嗲气”的语气让人起腻,不时往上挑的语调显得造作,轻浮,稚嫩;语气语调稍平些,能显示主持人的稳重感,不快而有韵律的语速,给听众留有交流的空间,显示出主持人的可亲;叙述事情或对待问题不要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作些提示,提问,或谈些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也可表示自己的无奈,不要总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这就显得主持人含蓄,有诚意。”这些都是金玉良言,我受用至今。有了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我渐渐摸到一点主持门道,后来再到电视台主持晚会便感到游刃有余,轻松自如了。正是因为这段经

中华民族的蓝色国土,祖国的海洋权益不容有丝毫侵犯,我们要让先烈们的在天之灵放心和宽慰。

据说练字的人对于纸张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柔韧厚密的会让字有踏实的落脚点,该细致的不会粗壮,该收手的不拖泥带水,转折的地方也有恰到好处的棱角,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倾诉,有对心的回应与表达。可若是遇不上那种质地优美的纸,就像站在空远的山头,你期待遥远的那一头有回应,哪怕是自己的回声,可却什么都没有,也或者是对着文房第五宝的那种砂纸,你提气,凝神,一笔一画写下心头的话,那字或婉转或坚定或是充满生机,可时间久了,那字也会渐渐无影无踪。像人与人的相遇,有开始的相濡以沫,也终将相忘于江湖。

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当他戴着红领巾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笑得那么甜、那么美……

世事难料,十多年前的一场大病——中风偏瘫使我尝尽了生活的苦辣酸辛……我将终生铭记给予我照顾与帮助的每一个人,其中圣野伉俪多次登门探访的一幕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来看我的情景:这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走了不短的路,登了不少的楼梯,气喘吁吁地跨进了我那二楼的陋室。面对“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二楼,我的双眼不由湿润了。方老师再度手把手地教我——不过,这一次可不是授我语文教学方法,而是传我康复训练之道。老先生则笑吟吟地

历,我始终将张培视为自己专业的领路人,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没有她的提携与呵护,我绝不可能走到今天。

2010年岁末,我去肿瘤医院探视。那时,她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看上去有些虚弱和疲倦,但情绪非常稳定,没有丝毫的颓丧和绝望,只是悄悄问了一句:“我这病要紧吗?”语气中透出些许期待。我既无法刻意隐瞒,又不能直言相告,只得含糊糊地说:“病当然是要紧的,但天无绝人之路。如今,医学上有个新概念,叫做‘带瘤生存’。也就是说,癌细胞虽无法完全被杀灭,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它或许可以和正常细胞和平共处。所以,你要做好和癌细胞长期周旋的准备。”后来得知,这番“善意的谎言”竟给她带去无限的信心和勇气,这也是唯一让我感到宽慰的地方。

张培在生活中绝对是个十足的“马大哈”。很多年前,有天周末,她带儿子同往电台加班。播音完毕后,她仍沉浸在节目氛围中,竟忘了还在办公室做作业的儿子,径直回家了。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张培对每份稿件都一丝不苟,对每场演播都精益求精。因为播音于她而言就是一种生命状态。其实,十年间,她至少有两次华丽转身的机遇。一次是1993年东方电视台成立,当时的台长穆端正真心诚意邀请她加盟,她却说自己与广播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还有一次,是几年前,有家知名大学筹办传播学院,决意聘她为播音教授,可犹豫再三,她还是婉拒了。“只有在播音室这小小的空间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那里是我的精神家园,我可以守护信仰,履行职责。”她还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责任就是对所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爱,我们才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相知,是一种缘分。这些年,我为有张培那样一位师长、朋友而感到骄傲,自豪。而我们一起携手合作的近百台节目,也留下一连串或深或浅的人生印迹。

十日谈

清明的怀念

明日请读一篇
《感谢沈毓刚同志》

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纵然大家都觉得重复是一种浪费,但是,真正的现实日子却正是如此。

早上醒来,赶着上班,办公室时间,埋头看电脑,午饭凑合着同事,各自说着自己的公事烦恼,谁也没听谁的苦水,因为只有自己的工作最辛苦艰难。下班塞在车队里,听爱FM或98.8,一群缺乏人生经验,但不停地教你如何做人的年轻DJ,不觉好笑,倒是很可爱,如果那天心情好的话。

抵家开电视,看报纸,吃晚饭,上网,一天过去了。

日子像河一样,顺畅得很,流着流着,过去了。嫌太闷郁,最多换个地方,几天的旅游观光,喘了一口气,之后,照样回来重复每日生活。

要不然?

看别人风光得很,今天上报,明天上电视,后天赶到国外开会,两天后赶回来,公司又上市了,身边女人另换一个,下班不回家,先到酒吧报到,陪新女友喝酒喝到天亮,不用睡觉无需休息,九点到公司继续努力拼命。

不久前传来,顺心得意的朋友,心脏病突发,猝死于开车的路上。

这才恍然大悟,前些日子一个老朋友的评语:“他这么样不好好过规律生活,简直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忠言逆耳,因为没有再三思考,所以不接受,不过,出席了心脏病朋友的葬礼,想一想,还是平凡平常,耐烦地活着的好。



山茅山 (油画) 赵开坤

很久没有用笔写字,似乎是一种便利,其实是一种荒废。

那天看到自己的字,是一份复写件,几乎有些陌生,像是与我的心灵没有任何交集,那字瘦长而单薄,有些向左倾斜,似是匆匆写上的,收笔有习惯性的弧线,好像是为了美感,细看又有些胆怯的造作。

字分很多种,正楷是一板一眼的规则,是俊朗的国字脸和黑西装条纹领带。你想与他靠近但却永远在追寻的路上,像你人生里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想让你一直仰望,永远与你若即若离。这种体有种约束,又有军人的仪仗队带给人的雄壮与安全感。草体有一对收放自如的长袖,像是舞者,却有武林风

龙年新春,一位九旬老人在信中对我说:“我想做一个100岁的诗娃娃,这是我若干年前许的愿。”诗娃娃,他是谁?我手头的一本书上是这样介绍的:他,本姓周,名大康,笔名圣野。祖籍浙江东阳,1922年出生。他是孩子们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在我心目中,他更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师长。

推开记忆之门,往事历历在目。我与圣野先生的认识,缘于他的夫人方彩香老师。上世纪60年代初,我当了一名小学教师。起先教一年级,方老师是我们的年级组长,也是我的带教老师。寓教于“诗”是她低年级语文教学的特色,她会将要教的汉语拼音或汉字,编在儿歌里,学生读来朗朗上口,兴趣盎然。他们的学习成绩

做个100岁的“诗娃娃”

王莉珍

王莉珍

王莉珍